

# 念佛思想起源初探

广 兴

**内容提要** 本文从佛教最早期的文献《阿含经》和《大正藏》的“本缘部”出发，考察了念佛思想的起源。文章认为，《阿含经》中以禅观为主的念佛，在部派佛教时期转变成了以持名为主的念佛，即由自力为主的修持变成了依靠他力为主的救援。这一发展的关键主要是大众部对佛陀的彻底神话，即把早期佛教以人为主的佛陀观，转变成了以神为主的佛陀观。大众部在把佛陀神话的同时，也赋予了佛陀很大神力，因此他们相信佛陀的“威力无边际”。因为佛有无边的威力，所以持名念佛也可以得到佛的护佑。

**关键词** 念佛 六念 阿含经 他力 自力

作者广兴，1962年生，伦敦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讲到“念佛”，<sup>①</sup>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他力救济”，也就是依靠所念佛的力量，如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未来弥勒佛、观世音菩萨等，从而达到最终的解脱。讲到他力救济，人们会更进一步想到大乘佛教的思想，尤其是净土宗思想。其实，早在大乘佛教产生之前，部派佛教时代就有了念佛的思想。本文试从原始的《阿含经》和《大正藏》的“本缘部”，探讨念佛思想的起源，追述佛教是如何从以自力为主的修持，转变成以他力为主的救援，其转变的关键何在，并求教于各位专家。

《阿含经》是学界公认的最早的佛教文献，它记载了不少历史佛陀释迦牟尼的言教和事迹，当然其中也有很多的传说和神话。就现存的中译《阿含经》和巴利五部来讲，已带有很浓厚的部派色彩，甚至有大乘佛教思想，如《增一阿含经》。<sup>②</sup>《大正藏》的“本缘部”中的诸经典大都是讲述释迦牟尼的一生和过去生中的故事，也有一部分是讲述佛弟子过去生故事的。因此“本缘部”诸经中所描述的佛陀观，比《阿含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阿含经》中有许多处讲到“六念”时提到“念佛”或“念如来”。如《长阿含经》卷九《十上经》云：“云何六修法？谓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sup>③</sup>又卷二云：“佛告比丘，复有六不退法，令法增长，无有损耗。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戒、五者念施、六者念天。修此六念，则法增长，无有损耗。”<sup>④</sup>

《中阿含经》卷三十《福田经》云：“舍利子，白衣圣弟子云何得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白衣圣弟子念如来，彼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sup>⑤</sup>

《杂阿含经》卷二十云：“修习念佛，正向涅槃，是名如来、应（供）、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一出苦处，升于胜处，一乘道净于众生，离苦恼，灭忧悲，得如实法。”<sup>⑥</sup>又卷三十三云：“我自恐与此诸狂俱生俱死，忘于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我自思惟，命终之时，当生何处。”<sup>⑦</sup>

《增壹阿含经》卷一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已修行一法，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佛。”<sup>⑧</sup>在《南传增支部》中也有相似的段落讲到六念，即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sup>⑨</sup>

由此可见，在早期佛教到部派佛教的转型时期，念佛是一种很普遍的修行方法。这是因为早期佛教特别强调自力，如南传《法句经》中讲：“汝当自努力，如来唯示道，修禅定行者，解脱魔系缚。”<sup>⑩</sup>在同一部经中又讲道：“自为自依怙，他人何可依？自己善调御，速得证解脱。”<sup>⑪</sup>因为，根据佛教的教理来讲，“恶业实由自己作，污染亦由自己造；由自己不作恶业，清净亦由自己。净不净全由自己，他人何能净他人？”<sup>⑫</sup>这里说明，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能否解脱，全由自己的努力。因为佛教所讲的因果是一自然法则，在这当中没有外在神秘的因素控制，也没有上帝的奖励与惩罚，就是佛陀也只是指明这个法则而已，而不是这法则的创造者。

那么《阿含经》中所讲的念佛是什么样的呢？《杂阿含经》卷二十讲到念佛是念佛的功德：“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汝当依此四不坏净修习六念。长者，当念佛功德，此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sup>⑬</sup>《别译杂阿含经》卷八进一步解释到：

为涅槃故，修于六念。何等为六，一者念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当于尔时，无有贪欲、瞋恚、愚痴，唯有清净质直之心。以直心故，得法得义，得亲近佛，心生欢喜。以欢喜故，身得猗乐，以身乐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怨家及己

亲族，于此二人，无怨憎想，心常平等，住法流水，入于定心。修念佛心，趣向涅槃，是名念佛。<sup>⑭</sup>

由念佛的功德，即十号，行者就可以达到“无有贪欲、瞋恚、愚痴”，乃至获得涅槃。而这种念佛是一种禅观，以释迦牟尼佛为做观的对象。《增一阿含经》卷二详尽叙述了当时一种禅观念佛的具体方法：

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佛。观如来形，未曾离目。已不离目，便念如来功德。如来体者，金刚所成，十力具长，四无所畏，在众勇健。如来颜貌，端正无双，视之无厌，戒德成就，犹如金刚而不可毁，清净无瑕亦如琉璃。如来三昧，未始有减，已息永寂，而无他念；骄慢强梁，诸情憺怕，欲意、恚想、愚惑之心、犹豫慢结，皆悉除尽。如来慧身，智无崖底，无所罣碍。如来身者，解脱成就，诸趣已尽，无复生分，言‘我当更（应当是“不”）堕于生死’。如来身者，度知见城，知他人根，应度不度，此死生彼，周旋往来生死之际，有解脱者，无解脱者，皆具知之。是谓修行念佛，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比丘常思惟不离佛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sup>⑮</sup>

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念佛观有以下几个方面：（1）观如来体“金刚所成，十力具长，四无所畏，在众勇健”。它包括了佛的法身和色身，“十力具长，四无所畏”是指法身，“金刚所成”是指色身。（2）观“如来颜貌，端正无双，视之无厌，戒德成就，犹如金刚而不可毁，清净无瑕亦如琉璃。”这是指佛的色身。（3）念“如来三昧，未始有减，已息永寂，而无他念；骄慢强梁，诸情憺怕，欲意、恚想、愚惑之心、犹豫慢结，皆悉除尽。”这是讲佛永住三昧，无有烦恼。（4）

“如来慧身，智无崖底，无所阻碍。”这是讲佛的智慧。(5)“如来身者，解脱成就，诸趣已尽，无复生分，言‘我当更（应当是“不”）堕于生死’。”这是指佛已得解脱，永不受生。(6)“如来身者，度知见城，知他人根，应度不度，此死生彼，周旋往来生死之际，有解脱者，无解脱者，皆具知之。”这是讲佛了知众生的根基。换句话说，佛是无所不知之人。以上六个方面都是佛的功德。

这里所描述的佛陀观正是大众部的佛陀观，如《佛说内藏百宝经》中所讲：“佛身如金不受尘垢，佛现入浴，随世间习俗而入，示现如是。”<sup>④</sup>《异部宗轮论》也讲：“如来答问不待思惟，佛一切时不说名等，常在定故。”<sup>⑤</sup>因此，可以说以念佛、观佛为主的禅观，是在释迦牟尼佛去世后的早期部派佛教中发展起来的。

这种以念佛为主的禅观，如上所说，除可以“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外，还可以获得其他的现世利益。如《杂阿含经》中讲，念佛可以除去恐怖。“尔时，世尊告诸贾客：汝等当行于旷野中，有诸恐怖，心惊毛竖。尔时，当念如来事，谓如来、应（供）、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如是念者，恐怖则除。”<sup>⑥</sup>又如《杂阿含经》云：“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住于空闲、树下、空舍，有时恐怖，心惊毛竖者，当念如来事及法事、僧事，如前广说。念如来事、法事、僧事之时，恐怖即除。”<sup>⑦</sup>

又《中阿含经》卷三十之《优婆塞经》讲到，如果圣弟子忆念如来，可以除去心中的烦恼：“白衣圣弟子念如来，彼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如是念如来已，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攀缘（忆念）如来，心靖得喜，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得第一增上

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sup>⑧</sup>又《中阿含经》卷五十五之《持斋经》中亦有类似的论述，称圣弟子“忆念如来已，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如来故，心靖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sup>⑨</sup>经中更进一步把念佛比喻为洗头。如人头有垢腻，用“膏泽、暖汤、人力、洗沐故，彼便得净。”

这里经中所讲的念佛似乎不完全是一种禅观，而更倾向于忆念，忆念佛的功德，由此便可以获得现世的利益。

## 二

早期佛教以念佛，即观想和忆念佛的功德为主的禅观，到了部派佛教时期，逐渐地随着佛陀观的发展，演变成了以持名为主的念佛了。即由自力为主的修持变成了依靠他力为主的救援。这一发展的关键主要是早期佛教以人为主的佛陀观，到了部派佛教时代神化了。<sup>⑩</sup>也就是说，佛陀由人变成了神，并且给佛陀赋予了很大的神力，人们只要念他的名字，就可以得到帮助，甚至获得最终的解脱。

把佛陀神化的佛教派别，主要是以大众部为主而强调信仰的早期部派。根据世友的《异部宗轮论》，以大众部为主的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都认为：“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诸如来语皆转法轮，佛以一音说一切法，世尊所说无不如意。”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诸如来语皆转法轮，佛以一音说一切法，世尊所说无不如意。”<sup>⑪</sup>由于大众部认为，佛所说的都是法，都是真理，所以在释迦牟尼去世之后，他们把佛所说的不加分辨地都认为是了义法。因此，基于佛经中所讲的佛的许多神通，他们提出了出世的佛陀观（Lokotara）。而说一切有部正好与大众部相反，他们认为：“非如来语皆为转法轮，非佛一音能说

一切法。世尊亦有不如义言，佛所说经非皆了义，佛自说有不了义经。”<sup>④</sup>在部派佛教时期，由于这两种对佛陀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佛陀观。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上座部认为，佛陀的生身是有漏的，只有佛的法身是无漏的。因此，他们虽然在佛陀观上也有很大的发展，但还是保留了以人为主的佛陀观。因此，他力救济的信仰，如阿弥陀佛，在上座部就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以大众部为主的部派把佛陀彻底神化了，因此他们说：“如来色身实无边际，如来威力亦无边际，诸佛寿量亦无边际。”<sup>⑤</sup>因为他们信仰“如来威力亦无边际”，所以依靠他力的修持法门也成为可能，因此持名念佛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加被和帮助。因为他们同时信仰佛陀是大慈大悲的，只要念他的名字，就可以得到救援。

这一时期出现的经典，如《大方便佛报恩经》，明确地讲到念佛，即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就可以得到救援。<sup>⑥</sup>经中讲到，当舍维国的流离王来消灭释家族的时候：

时诸释女各称父母兄弟姐妹者，或复称天唤地者，苦切无量。惟其中有第一释女告诸女言：姐妹当知，我曾从佛闻，若有一人能于运急之中，发于一念念佛，至心归命者，即得安隐，各称所愿。时五百释女，异口同音，至心念佛，南无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复更唱言，苦哉苦哉，痛哉痛哉，呜呼婆伽婆修伽陀。作是唱时，于虚空中，以如来慈善根力故，起大悲云，雨大悲雨，雨诸女人身。既蒙雨已，身体手足还生如故，诸女欢喜俱唱是言：如来慈父，无上世尊，世间妙药，世间眼目，于三界中能拔其苦，施与快乐。所以者何，我等今者得脱苦难，我等今者当念佛恩，当念报恩。诸女念言，当以何事而报佛恩？如来身者金刚之身，常住之身，无饥渴身，微妙色身，悉是具足百千禅定，根

力觉道，不可思议，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之好，具二庄严，住大涅槃。<sup>⑦</sup>

这些释家女子由念佛的名号故，最终脱离苦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此经的出现，说明由禅观念佛已经转变成了持名念佛。本经用这个故事说明持名念佛的力量。

经中的最后一段讲到：“如来身者金刚之身，常住之身，无饥渴身，微妙色身，悉是具足百千禅定，根力觉道，不可思议，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之好，具二庄严，住大涅槃。”从这一段来看，此经应当是大众部的经典，或者至少也是宣传大众部教义的经典。它与《佛说内藏百宝经》中所讲的佛陀观是一致的。如“佛身如金刚，净洁无瑕秽、无清便”，“佛未尝有饥时，用哀十方人故，为现饥”，又如“佛身无有衰老时，但有众德，而现身衰老，随世间习俗而入，示现如是”，“佛力不可当，持一指动十方佛刹，现人羸瘦疲极，随世间习俗而入，示现如是。”<sup>⑧</sup>由此可见，持名念佛确与大众部有关系。

再如，鸠摩罗什所译的《众经撰杂譬喻》亦讲到，有五百商人乘船入海求珍宝，路遇摩竭大鱼，从水中伸出头，张大口欲食众生。而这时风大猛利，船去如箭，直向大鱼驶去。“商主语众人言：船去大疾可舍帆下泛之。辄如所言，舍帆下泛，船去辄疾而不可止。商主问船上人言：汝见何等？答曰：我见上有两日出，日下有白山，中间有黑山。商主惊言：此是大鱼当奈何哉，我与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鱼腹无复活理，汝等各随所事一心求救。于是众人各随所事，一心归命，求脱此厄。所求愈笃，船去愈疾，须臾不止，当入鱼口。于是商主告诸人言：我有大神号名为佛，汝等各舍所举，一心称之。时五百人俱发大声：称南无佛。鱼闻佛名，自思惟言：今日世间乃复有佛，我当何忍复害众生。适思惟已即便闭口，水即倒流转远鱼口，五百贾人一时脱难。此鱼前身曾为道人，以微罪故受此鱼形，既闻佛声寻忆

宿命，是故思惟善心即生。此明五百贾人但一心念佛，暂称名号，即得解脱弥天之难，况复受持念佛三昧，令重罪得薄，薄者令灭，足以为验也。”<sup>②</sup>

此经也是说明持名念佛的力量的。但是从这两个经，我们是很难断定是哪一时期，由禅观念佛转变成了持名念佛的。但是就在同一时期出现的《那先比丘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因为此经中也讲到了持名念佛。相关经文如下：

王复问那先：“卿曹沙门言：人在世间作恶，至百岁临欲死时念佛，死后者皆得生天上。我不信是语。复言杀一生死即当入泥犁中，我不信是语。”

那先问王：“如人持小石置水上，石浮耶？没耶？”

王言：“其石没。”

那先言：“如令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其船宁没不？”

王言：“不没。”

那先言：“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没。人虽有本恶，一时念佛，用是故，不入泥犁中，便得生天上。”<sup>③</sup>

经中用船载大石的譬喻说明念佛的力量，既形象又准确。念佛的人由佛的力量故，即使在现世时作了许多恶，只要回心转移，由念佛的力量，临终时也可以得到解脱。

根据学者的研究，弥兰陀王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一世纪前半叶，而《那先比丘经》一书在公元前一世纪成书。<sup>④</sup>弥兰陀王不是一位佛教专业人士，像他这样的人都知道念佛可以得升天上，可见，念佛的信仰至少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经很普遍了。当然那时所念的不是阿弥陀佛，而是释迦牟尼佛。退一步来说，即使我们对弥兰陀王和那先比丘对话的历史性持否定态度，《那先比丘经》本身也是一部很早的经典。它的翻译是相当早的，从其翻译的文字来看，应当是汉代译出的。所以它的成立也应

当不会太晚。

第二，根据上面所引《那先比丘经》中的一段对话，在现世作恶之人，临终时只要一心念佛，也可以往生天上。这为带业往生找到了理论根据。当然本经中所说的往生，不是指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而是天上。但是至少说明，带业往生的信仰已经存在。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佛教最早期的文献《阿含经》中，虽然也提到了念佛，但是，这种念佛是一种禅观，即以佛陀为修观的对象，忆念佛的功德。到了部派佛教时期，禅观念佛就转变成了以持名为主的念佛了。这一发展的关键主要是大众部对佛陀的彻底神话，把佛陀变成了一位神，相信佛有很大神力，只要念佛的名字就可以得到佛的庇佑。从此持名念佛就发展并普及了起来。

#### 注释：

①“念佛”不仅仅是指念阿弥陀佛，还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未来弥勒佛、观世音菩萨等等。

②印顺导师在其《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第765页讲，《增一阿含经》中有大乘佛教思想，例如《增一阿含经》“序品”（《大正藏》，第2卷，第550页上）讲：“世尊所说各各异，菩萨发意趣大乘，如来说此种种别。”又卷十八“四意断品”（《大正藏》，第2卷，第640页上）云：“舍利弗当知，如来有四不可思议事，非小乘所能知。云何为四不可思议？世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龙不可思议，佛土不可思议。”

③《大正藏》，第1卷，第54页上。

④《大正藏》，第1卷，第12页上。

⑤《大正藏》，第1卷，第616页下。

⑥《大正藏》，第2卷，第143页下。

⑦《大正藏》，第2卷，第237页中。

⑧《大正藏》，第2卷，第554页上。

⑨《南传增支部》第4卷 Chakkaniyata, 5. Things to be recollected.

⑩叶均译南传《法句经》，中国佛教协会印行，1984年9月，第276偈，稍加修改。

- ⑪叶均译南传《法句经》第160偈，稍加修改。  
 ⑫叶均译南传《法句经》第165偈，稍加修改。  
 ⑬《大正藏》，第2卷，第145页中。  
 ⑭《大正藏》，第2卷，第432页下。  
 ⑮《大正藏》，第2卷，第554页上~中。  
 ⑯《大正藏》，第17卷，第752页上。有关《佛说内藏百宝经》是大众部的经典，请看 Paul Harrison 的 "Sanskrit Fragments of a Lokottaravadin Tradition (说出世部所传的梵文碎片)." Hercus, L. A. ed., *Indological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 W. de Jong on his Sixties Birthday*, (Canberra: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1982, pp. 211-234.  
 ⑰《大正藏》，第49卷，第15页下。  
 ⑱《大正藏》，第2卷，第254页下。  
 ⑲《大正藏》，第2卷，第255页上。  
 ⑳《大正藏》，第1卷，第616页下。  
 ㉑《大正藏》，第1卷，第771页上~第772页上。  
 ㉒方广锠在其《禅观与念佛》一文中认为：“念佛由一种自立救援的修持活动变成一种他力救援的修持活动的关键是功德转让思想”，我认为这一

论点有讨论的余地。见《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总第23期），第118页。

- ㉓《大正藏》，第49卷，第15页中。  
 ㉔《大正藏》，第49卷，第16页下。  
 ㉕《大正藏》，第49卷，第15页中下。  
 ㉖《大方便佛报恩经》的译人已失，故附录于后汉录之后。但是本经的翻译应当很早。  
 ㉗《大正藏》，第3卷，第152页中。  
 ㉘《大正藏》，第17卷，第752页上。  
 ㉙《大正藏》，第4卷，第537页中。  
 ㉚《大正藏》，第32卷，第717页中。  
 ㉛有关弥兰陀王的生活年代，请看 Rawlinson 的 *Bactria, the History of a Forgotten Empire*,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12. 有关弥兰陀王与那先比丘的对话的历史性的讨论，请看 L. A. Waddel,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question of King Menander from the Tibetan, etc.', *JRA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23, pp. 227-237.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宝庆寺与《宝庆丛书》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宝庆寺方丈朗宇法师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